

桂苑

刊头书法 吉卫平

■ 腊梅(摄影)
汤更生



在我的书柜里,静静地躺着一册泛了黄的珍藏本《少年作文知识讲话》。它的封面是学生作文簿图案,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,作者刘厚明。定价2角。

我小学三年级时从学校的图书室借阅该书,每天看啊看啊舍不得放下,借阅期满了,仍舍不得去还。后来虽然依依不舍地还掉了,但每个图书室开放日我都要去转一转,可是有较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它的踪影了,我想喜欢它的同学一定有很多吧。

不久后“文革”爆发,学校



里一片混乱。

当年图书室的老师让我留着这本大难不死的少年作文指导书的时候,大概不会想到我这一留,已然将近六十年了。

《少年作文知识讲话》系统地讲授了少年作文的基本知识。从“作文材料从哪里来”开始,一路讲到“怎样修改文章”。全书的叙述方式既娓娓道来又循序渐进,口语化的文字生动而有趣味,令我这个小小少年百读而不厌。特别是书中讲述到的唐代大文豪韩愈和诗人贾岛一同“推敲”的故事,让我不仅学到了文史知识,更是从这段中国古代文学大家的历史佳话中领悟到了作文的快乐。

我牢牢记住书中讲的“生活是作文的源泉,作文贵有真性

无言的良师

□ 殷国祥

情”的道理,并且学而时习之。不论是在无书可读的年代里的自学,还是成年后在工作中的写作,或是闲暇时涂抹些散文随笔小文,我始终在它由白渐黄的书页里汲取着养料。几十年来,这本书俨然成了我生命中的珍宝。

时间来到了2007年的暑期,我在《新民晚报》“我的魅力老师”征文活动中,发表了怀念自己两位小学语文老师的小文,进而又联想到了《少年作文知识讲话》的著作者——远在北京的刘厚明老师。特别是后来几年中我又在报纸上陆续写了几篇怀旧的小文,对刘老师的思念与感念之情便愈加强烈起来,就借助互联网踏上了寻师之旅。可是我在网上搜索到的却是不幸的消息——刘老师已经



于1989年因心脏病突发在北京谢世,英年五十又五。许多资料表明:刘厚明老师毕生致力于少儿文学事业,学术成果丰硕。然天不假年,令万千少年学子痛失良师。

今天,我在走向夕阳的路上点燃一柱心香,默默地祭奠远去的刘老师。他的《少年作文知识讲话》也一定会是我们心底间共同的珍藏和至老不渝的挚爱吧。

那棵细细短短的树,是父亲骑自行车带回来的。小小的我站路边,看父亲手持铁锹挖开一个坑。这是什么树?父亲说,水杉树。

这棵水杉树,种在了院子门口的路上,我每天上学放学,都会经过它。我原本想,等我长高些,会超过这棵树的高度。谁知道它长势太快了,越长越高,又越长又粗壮。超过它的高度成为了我遥不可及的奢望。

我上了小学,学习的重要性也在体现。有一天,我拿着并不理想的考试名次回家,看到父亲严肃的脸,心不自觉地慌

树的风骨

□ 崔立

了。情急之下,我告诉父亲,好几个同学在考试时传阅小纸条,还对答案了呢!所以这次考试他们考得都比我好。父亲耐心地听我说完,问我,这是真的吗?还说,你是不是羡慕这样的行为呢?父亲脸上居然带着笑。这让我一下子放松了,还轻轻点了下头。父亲脸色骤变地看我,说,把手摊开。我愣了一下,马上意识到自己不该点头。这是我第一次被父亲责罚,尽管只是用戒尺轻轻拍了三下,对我

来说也是惶恐的,我怕父亲突然间会使上力。因为我看到了父亲眼中的愤怒。好在,父亲终究还是饶过了我,说,你跟我来吧。父亲把我带到了那棵水杉树前,问我,你看它是怎么长的,它是笔直往上的。又问我,明白了吗?我点点头。

第二天,我跑去班主任高老师办公室,说了这个事情。几天后,那几个被我举报的同学围攻我时,我毫不胆怯,还大声告诉他们,是你们错了,为什么不能端端正正靠自己呢!

时光一天天的过去,院门口的这棵水杉树,历经了无数次风吹雨打。

后来我参加了工作,被安排在一个职能部门。

上班一周多,小学时对我爱护有加的高老师上了门。当年,几个被我举报的同学围攻我时,是高老师挺身而出制止了他们。高老师请我帮的事情并不难,还许以事后有酬谢。这个事情,我只要签个字就可以轻松解决,不会对我有丝毫影响。但我没给高老师明确的答复,将他送出办公室时,问他,高老师,您还记得我家门口,那棵笔直往上的水杉树吗?这位高老师每天从家到镇上的学校,都会途经我家。

我回家见了父亲,说,你让高老师来找我办事,我这算不算通过你的考试呢?我看了眼当年挂戒尺的墙边,父亲说,我老了,这根戒尺以后挂你办公室吧……

我走出院子,又看到了那棵水杉树,每一个部位,都是笔直的,往上的,没有哪一处的弯曲。这一定是树的风骨,也是人该有的风骨。

纪念中法文学之桥——傅雷校友

□ 徐汇中学初三(4)班 王淇仪

物馆中还摆放着傅雷的照片,以此纪念他的杰出贡献。

目前,徐汇中学的高中社团中还有专门的法语社。在“汇学文化节”展示时,法语社和戏剧社曾联袂出演舞台剧《鸳鸯茶行动》,令我印象深刻。这部舞台剧的内容改编自经典的法语电影《虎口脱险》。剧中惟妙惟肖的男扮女装引发了全场的爆笑。

在深入了解了这位杰出校友后,我发现许多著名的法国文学作品都是他翻译的。从20世纪30年代起,傅雷先生就致力于法国文学的译介工作,我们耳熟能详的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《欧也妮·葛朗台》,罗曼·罗兰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篇巨著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等都是他翻译的。他的翻译原汁原味地还原了作家笔下的人物特征,极为传神。可以说傅雷先生为我们搭建了一座法语作品阅读的文化桥梁,让

我们看到了很多文学经典,满足了中国人民对法国作品的渴望和需求,推动了中法文化交流,因此,他赢得了中法两国文化界的共同尊敬!王博士告诉我,目前上海的翻译家群体一致认为傅雷是他们的楷模。

新中国六十周年华诞时,法国驻华大使馆还特地设立了以傅雷名字命名的“傅雷翻译出版奖”,以促进两国人文交流,推动新时期的文学翻译工程。傅雷先生在两国文化交流中的影响力是巨大而又深远的,我辈学子应当以他为楷模。

2024年1月27日是中法建交60周年纪念日,为了纪念中法建交60周年,法国巴黎风情园将举办和上海豫园一样的主题灯会,五彩斑斓的光影图卷也将祝福两国友谊地久天长。我想:这足以告慰徐汇中学杰出校友傅雷先生!

寒假开始的第一周,我去复旦大学拜访居住在那里的课外辅导员、上海社科院的王泠一博士。恰逢中法建交六十周年,他正忙于相关纪念活动的筹备。他告诉我,上海与法国人文交流最密集的区域就集中在我生活和学习的徐汇区,甚至,我所在的徐汇中学当年就参照过法国学制。他希望我能够多关注徐汇中学杰出校友、文学翻译巨匠傅雷先生的贡献。

我第一次知道傅雷先生的大名,是在小学时阅读他的《傅雷家书》,书中展现了一位父亲对儿子的爱,既深沉又伟大。我的爸爸、妈妈伴读时也都深深触动了。再一次接触到这个名字,是我就读徐汇中学不久。在某次校史的文化主题介绍中,曾宪一校长告诉我们翻译家傅雷是徐汇中学的杰出校友,他于1921年就读上海徐汇公学。徐汇公学当时非常重视法语学科,每天有两节课时的法语课程,这给了对语言学习十分感兴趣的傅雷接触新语种的机会。可以说他的法语阅读基础得益于此。现在学校校史博物馆人